

楊侍郎集題辭

劇秦美新諛文也後世勸進九錫皆  
權輿焉元后誅哀思文母盛譽宰衡  
猶然美新豈有周人申后之思乎予  
嘗疑子雲耆老清靜王莽之世身向  
日景何愛一官自奪玄守班史作傳



亦未顯訾其符命之作傳聞真僞尚在龍蛇間或者莽善誑耀頌功德者遍海內莫不高三皇巍五帝子雲美新猶頗醞藉鮮醜孟堅讀而不怪也法言世貴太玄後顯並輔六經而行河東甘泉長楊羽獵四賦絕倫自比

諷諫相如不死逐貧賦長於解嘲釋愁送窮文士調脫多原於此十二州二十五宮箴虞書魯頌之遺也酒箴滑稽陳遵見而拊掌寧讓淳于髡說酒哉

婁東張溥題

楊侍郎集目錄

賦

太玄賦

長楊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逐貧賦

甘泉賦

酒賦

上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書

答劉歆書

答桓譚書



與桓譚書

答茂陵郭威書

設難

解嘲

解難

頌

趙克國頌

箴

冀州牧箴

兗州牧箴

青州牧箴

徐州牧箴

揚州牧箴

荊州牧箴

豫州牧箴

益州牧箴

雍州牧箴

幽州牧箴



并州牧箴

交州牧箴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司空箴

太常箴

尚書箴

博士箴

酒箴

箴補

潤州牧箴

太史令箴

太樂令箴

大官令箴

國三老箴

司命箴

符命

劇秦美新文

有序

連珠

連珠二首

誄

元后誄

文

太玄讎

難蓋天八事

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反離騷

序傳

自序傳

附錄

傳贊

楊侍郎集目錄



揚侍郎集卷全

漢蜀郡揚雄子雲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賦

太玄賦

觀太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  
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  
之暗燭，豈揭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  
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



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極。  
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  
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  
炳。翠羽燉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  
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綱兮，懷忠  
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  
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僞祿於江淮兮，  
楫松喬於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  
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

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  
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  
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閭闔以窺天  
庭兮，騎駢騏以蜘蛛。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  
乎八極。

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  
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  
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  
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



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  
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逐貧賦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  
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  
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  
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  
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

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爲樂  
不繁。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  
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  
高岡，捨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  
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  
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啜。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



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世季  
縱其昏惑饗饗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  
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嶠  
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訾處君  
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  
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  
言辭旣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  
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  
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甘泉賦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  
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  
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  
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  
命群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



太陰兮伏鈎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  
魑而扶獠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麟而軍裝  
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  
梁齊總總以樽樽其相膠轄兮森駭雲迅奮以  
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僂參差魚頡而  
鳥眴翕赫芻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燦以  
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駟蒼  
螭兮六素虬螭略鞿綏離虜穆纒帥爾陰閉雪  
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旛旒郵偈之

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  
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駢隱以陸離兮  
輕先疾雷而馭遺風臨高衍之崿嶷兮超紆譎  
之清澄登椽欒而犴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  
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  
以慘慄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峽嶢以造天兮厥  
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黃  
於林薄橫并閭與菱藉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  
陵之駮駮兮深溝嶽巖而爲谷逞逞離宮般以



相燭兮封巒石關迤靡乎連屬於是大厦雲譎  
波詭摧囀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瞑眴而  
無見正瀏濫以弘愴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  
以徨徨兮魂魄眇眇而昏亂據軫軒而周流兮  
忽塊北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璘  
璠金人佻佻其承鐘虞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  
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烝烝配帝居之懸圃兮  
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楹北極之崑  
嶠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枼振雷鬱

律於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  
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蟻蠊而  
撇天左欂櫨而右玄冥兮前燦闕而後應門蔭  
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  
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  
皇於西青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之飛  
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閭闔其寥廓兮似紫宮  
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崦嶶隗乎其相嬰乘  
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



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  
遠，亡國肅乎臨淵。迴焱肆其礪駭兮，桂椒而  
鬱移楊。香芬蕝以穹窿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咲  
盼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歷鐘。排玉戶而颺金鋪  
兮，發蘭蕙與芎藭。惟弼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  
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  
倕棄其剗劂兮。王繭投其鈎繩，雖方征僑與偃  
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  
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璇題玉英。螾蝓蠖濩之

中。惟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  
釐三神者，廼搜求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函  
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  
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噏清雲之流霞  
兮，飲若水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  
堂。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  
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  
軼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迴。  
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韉。梁溺水之漑



淡兮躡不周之透迤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  
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宓妃  
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  
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臯搖泰壹  
舉洪頤樹靈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  
西燿流沙北燠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觚觶秬鬯  
泔淡盼蠻豐融懿懿芬芬焱感黃龍兮燦訛頊  
麟選巫咸兮叫帝闈開天庭兮延群神儼暗藹  
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廻  
車而歸度三巒兮偕崇黎天闡決兮地垠開八  
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磔天聲起兮勇  
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辭曰  
崇崇園丘隆隱天兮登降剝施單墀垣兮增宮  
參差駢嵯峨兮嶺嶸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緯  
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祈郊禋神所  
依兮徘徊招搖靈遲遲兮輝光眩燿降厥福兮  
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羽獵賦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  
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宗廟御賓  
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  
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  
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  
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  
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  
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泰  
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

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  
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  
營建章鳳闕神明駮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  
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  
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  
禁籞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  
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



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三五。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貲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參乘。挾三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靈之圃。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

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共侍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艷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路三巖。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鎖鑰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罽。張竟墜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纒。屬乎



崑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闔。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狐發射。鮮扁陸離。駢衍必路。微車輕武。鴻網捷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負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叩分殊事。繽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沈溶。淋離廓

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嘑瀟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蹒蹒。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從橫膠轄。焱拉雷厲。驥駢駘。磔洶洶。旭旭天動地。岷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地蒼狶。跋犀犛。蹶浮靡。斲巨挺。搏玄猿。騰空虛。距連卷。踔天躋。嬉間間。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



蹶松栢。掌蒺藜。獵蒙籠。麟輕飛。屨般首。帶脩虵。  
鈎赤豹。牽象犀。躡轡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  
闈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綬。木什山還漫。若天外。  
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  
列背。羿氏控弦。皇車幽輅。光純天地。望舒彌轡。  
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楚部曲隊堅  
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  
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  
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縞噪陽。追

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  
雌雄。沈沈溶溶。遙喙乎絃中。三軍芒然。窮冗闕  
與。亶觀夫剽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拏  
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賊竦警怖。魂亡魄  
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  
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  
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  
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簪峯。眩耀青熒。漢  
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



榮王唯關關鴻鴈嚶嚶群嬉乎其中。噍噍昆明  
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  
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  
蹈獮獺據鼃鼉祛靈螭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  
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  
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  
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  
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  
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

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群公常伯楊  
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  
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  
碁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  
將上獵三靈之光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  
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  
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  
事不飾木功不彫丞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  
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



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睦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入南山，鹵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罝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狔，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陔，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王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椽巖僻而爲弋。紆南山以爲冑。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躋陸。錫戎獲胡。搯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

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譚。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傑麤沸雲擾。群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擗邑。下將降旂。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整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



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聞鄭衛幻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虛東夷橫叛，羗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

衛紛紜，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蠡軼疾如奔星，擊如雷霆，碎輶輻，破穹廬，腦沙漠，髓余吾，遂躡乎王庭，驅橐駝，燒煇蠡，分芻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厮係累老弱，吮鋌癩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額，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鹵征，羗夔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隣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惠所不綏，莫不躡足抗首，請獻厥



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  
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  
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譚王  
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  
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  
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  
獸校武影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鹵壓月窟  
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  
國家之大務淫荒畋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

不安輒日未靡旃從者彷彿輓屬而還亦所以  
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  
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  
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  
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磬之  
龠建碣磬之虞曼擊鳴球掉八剡之舞酌允鑠  
有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  
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  
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



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  
流梨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狃獲之收，  
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  
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  
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  
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廓  
然已昭矣。

河東賦

伊季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

茲以勤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  
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迺  
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矍天  
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  
鞭，驟雷輜，鳴洪鐘，建五旂，羲和司日，顏倫奉輿，  
風發颺拂，神騰鬼趨，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  
旭旭，天地稠叢，簸丘跳巒，涌涓躍涇，秦神下龔，  
跼魂負沚，河靈矍踢，瓜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  
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敘，網緼玄黃，



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虜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瀨。登六觀而遙望兮。聊遊浮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畊。瞰帝唐之嵩高兮。珮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垓下與彭城。濺南巢之坎壈兮。是幽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鹵岳之嶢嶢。雲龍乘雲而來迎兮。澤溱澍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鹵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群龍。麗鉤芒與驟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踰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雖讎。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旣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酒賦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



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滿裏。不得左右。牽於纏徽。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上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  
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  
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  
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  
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  
北邊候騎至雍其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  
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  
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

便陁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  
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  
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  
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  
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  
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  
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廢者不永寧是



以忍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

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



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

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書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更視。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汙暴于官朝。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



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輜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輜軒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畧有。翁孺往數歲死。歸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艸文。先作縣郎銘。王伉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堦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

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綉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于槩。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



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與訓屬雄以此篇目頻示之。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牴糞棄之于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

雄心所絕極至情之所想邁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人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



何敢有匿。惟執事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叩頭叩頭。

、、答桓譚書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與桓譚書

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設難

、、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揚子與集 卷全  
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讒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母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竝爲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糾墨，製以鑽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緹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



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咲。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咲。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篲而先驅。是以士頗

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誦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嚮使上世之士處。虐。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挈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



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鷓鴣而咲，鳳凰執螻蟴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咲我玄之尚白，吾亦咲子之病甚不遭。史跼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楛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頤

折頤，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維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里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



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唯其人之膽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祈連，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闕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豈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闕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



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必聳身於蒼鷹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擻膠葛，騰九閼，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嶠嶢，則不能濇滂雲而散歆，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

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榆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埃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頌

趙充國頌

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俞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



補作良集 卷全  
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箴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沔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室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



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締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雒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鷄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歔。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鈇松怪石。群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



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士。邑子蕃宇。大野  
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  
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  
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  
緒。祇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  
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  
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游。彭蠡既瀦。陽烏攸處。橘柚  
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  
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躋於垤。莫  
躋於山。咸跌於污。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  
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  
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  
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顛。夫差一誤。  
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



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荆州牧箴

沓沓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石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



揚州良集 卷全  
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母曰我大莫或余  
敗母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  
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  
起施于孫子至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  
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  
洪波鯨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  
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怒丹絲麻條暢有粳

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泗沈頗僻  
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  
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  
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美  
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爲雍垠上侵  
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氏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  
來匡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



揚州府志 卷全  
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益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偏。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荐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秦限穢貊。羨及東胡。疆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旣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



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

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湎持牛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劍。遂成其詐。軻挾七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誰。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駟。孔圻僕夫。執條載駢。載駟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弄。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于齊。詩好牡馬。牧於坵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廐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益惡。夫廐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  
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  
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  
不觶。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  
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  
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刑是  
劓。無云何害。是剝是劓。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殷  
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爲  
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察有級差。遷能授官。  
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墮。昔在三代。二季  
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  
案察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  
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  
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



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胤。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喜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

帝王之盛。咸在農殖。李周爛漫。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穫。庶物竝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內無聊。農民司均。敢告執繇。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耽樂流湎。而



姒妹作崇。共察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嘗失之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

溫溫唐虞。重襲純執。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寢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蔥蔥。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

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羸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椽題是遂。



母云我富淫作極游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  
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  
城溝家有柝柅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  
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  
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  
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  
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  
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茫茫大田芄芄作穀山有徑陸野有林麓夷原  
汚藪禽獸攸伏魚鼈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  
民以家給昔在帝昇共田徑游張矢是尚而射  
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  
可過差麇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  
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群牧。綴以方侯。烈烈雋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培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勅。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實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于群神。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悟。文隳太室。桓納郃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勅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是機  
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  
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  
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  
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允吉其  
和。巽吝其頰。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  
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奸愆命。七  
廟爲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  
陪。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  
洋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陟。昔在文王。經啓其軌。  
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  
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  
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  
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易。大舜南面  
無爲。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  
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



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  
對問陳。而胡盥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  
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酒箴

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  
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  
徽。一旦重礙。爲甕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  
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  
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  
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符命

劇秦美新文 有序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群賢竝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竝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



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  
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  
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  
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  
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  
混混茫茫之時疊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  
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義皇中莫盛於唐虞  
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

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  
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  
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騫  
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  
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  
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  
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  
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



甘露嘉禮景曜浸潭之瑞潛大弗經賈巨狄鬼  
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  
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  
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  
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微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  
舜威侮者蹈桀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  
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  
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  
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

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  
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  
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  
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  
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淳沕滴川流海濤雲動風  
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  
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  
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  
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



揚子集 卷全  
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  
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  
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  
虵方斯茂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  
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如  
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  
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  
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  
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

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  
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軫軒旂旗  
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  
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  
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  
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  
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  
役方南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  
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



驚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韜  
郁郁乎渙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  
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  
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  
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  
潛甸內帀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  
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  
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滄海通瀆之神咸  
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  
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  
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  
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其  
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  
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  
可試哉



連珠

連珠二首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



揚州良集  
有三憂

詠

元后詠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詞詠之。銘曰：詞一作樞。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皇帝，西陵呂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渡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禪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內則



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兆徵顯見  
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胤嗣匪生哀帝承祚惟離  
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顛厥年天隕大終不盈  
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  
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  
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觀禮高禩祈廟嗣繼靡格  
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  
夙夜匪懈典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  
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冀以金火

赤仍有央勉進大聖上下兼該群祥衆瑞正我  
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政支  
哀平夭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愆終其不全天命  
有託謫在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  
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  
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攝帝受禪立爲真皇  
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  
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母  
鴻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



是崇尊不虛統。惟祇惟庸。隆循人敬。先民是從。  
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  
于留。不皇詭作。別計十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  
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窮。哀此  
葵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以勸好學。  
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澆。秋臻黃山。夏撫  
鄆杜。冬卹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宥耆幼。  
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  
上蘭。寅賓出日。東秩鳴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  
蠶于繭館。躬筐執曲。帥導群妾。咸循蠶簇。分繭  
理絲。女工是勅。遐邇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逮海。  
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  
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靡墮有傾。  
著德太常。注諸蔬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  
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  
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  
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  
旣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



自序傳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山自有周伯  
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  
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  
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魏、而范、中  
行、知、伯、弊，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  
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楊  
季官至盧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  
嶧山之陽，曰郚，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



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日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

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侍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



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陛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黎師得遊觀屈竒瑰偉非木摩而不雕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降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

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郤處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郡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



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  
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  
零其庭。醴泉流其石。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  
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  
下和。中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  
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  
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  
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  
灑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

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  
瀛州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  
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備侍禁禦。  
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  
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呂泉臺故聊  
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  
南。毆漢中。張羅罔。罝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  
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輪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



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王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譎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顛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旣廼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

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封面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



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顛項之歷焉。搃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捩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

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傳贊

贊曰雄之自序云師古曰自法言曰之前初雄  
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  
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  
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竝哀  
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  
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  
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  
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



執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

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事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棻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音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



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楊侍郎集

卷全

三

楊侍郎集卷全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